

「遇见淄博」的思索

周纪鸿

前段时间,淄博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线下,都火了起来。一个400多万人口的山东地级工业城市,居然接纳了800多万海内外游客。年逾花甲的我,自然不会去凑热闹,但也收到了来自淄博的“遇见”——一位朋友从淄博带回的纪念册。

这本纪念册是由中国邮政发行的,绿色硬壳精装,封面上有“遇见淄博”四个字。封面中央是一扇古代窗棂,中间有“泱泱齐风”四个繁体隶书。打开封面,里边是齐桓公的人像剪影,往后翻依次为一系列淄博美食的印章:酥炸松肉、小饼烧烤、爆炒腰花等等;再往后的印章则是周村古商城、齐文化博物院、蒲松龄纪念馆等等。一本小小的印章纪念册,几乎是淄博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缩影。

淄博曾是齐国故都,潜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仅有说不尽的故事传说,更有令人尊敬的历史名家和高人远祖: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古代医师扁鹊,政治家管仲、晏婴,军事家孙武,清代小说家蒲松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焦裕禄也是淄博人。一个地方有没有像样的文化名人,是判断这个地区社会文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此看来,淄博烧烤火爆出圈这个现象级情况的出现,固然有大学生感恩回馈淄博人民的因素,但其深厚的齐鲁文化底蕴和经典文化传承滋养也起了一定作用。

淄博本地并没有可以媲美新疆、内蒙古等地的肥美羊肉,作为一个资源型的工业城市,想发展起来就需要发扬超越常态的进取精神。于是,淄博市政府和当地民众形成了共识,抢抓机遇。不仅相关部门开通了21条烧烤公交专线以及往返济南与淄博的“烧烤专列”,而且一些淄博市民也自发为外来游客提供服务。为了保护蓝天白云,烧烤店也采用烟量少的机制木炭,配上无烟烤炉。淄博烧烤不仅开启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势头,促进了本省的经济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催生了一些人脑洞大开,思考自己能做些什么?

无数人在淄博吃烧烤的过程中,全程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包围。“淄博烧烤”不止带给我们灵魂拷问,也给无数人上了生动一课。这一切正是“遇见淄博”这本纪念册给我带来的深深思索。



老树画

有时忽然就想,索性义无反顾。登上一列火车,管它开往何处。

四月的一天,我去给爱人订生日蛋糕。出了单元楼,就见对面

讲究

张亚凌

树下有人拿着小手锯在锯粗大的树枝,树下已有些小树枝。都四月中旬了,似乎不太合适大修大剪啊!

“师傅,现在修剪树?”我径直说出疑惑。

“挣人家这份钱,没事了就得打理打理,不能让人家觉得咱只领钱不干活。”师傅很坦诚,他负责小区的花木。我

说:“这时候锯掉大的树枝是不是有些晚?大修剪,重剪,适不适合在冬天……”师傅有点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哪有那么多讲究?树又不会喊不会叫,还不是由人说了算?咱不闲着总没错。”

“不闲着总没错?”听着像有道理,实则大谬。南辕北辙没闲着,背道而驰没闲着,缘木求鱼没闲着,升山采珠更没闲着,可结果呢?

说,三月会时你带孩子早一天来,我能高兴好几天。从这时开始,我就开始盼“会”。因为到时不仅家里会吃臊子面(过去只有招待客人时才吃臊子面),而且大人还会给我们一些零用钱,可以自作主张上街买一杯平时喝不到的带颜色的糖水或豌豆大小的彩球糖吃。

如今的三月会已不是当年的景象,变成了纯粹的娱乐,更像是一种历史习惯的延伸。据说鲁家庄村的古会,延续了至少数百年。现在收种靠机器,无需跟会添补农具,想吃什么有什么,青壮年都进城务工,不会为三月会赶回家来。街道也大变了样子,全用水泥固化了,显得整洁而干净。跟会期间,卖百货的、卖豆花脑儿的、卖油条的还有,卖肉的大棚已多年不见。

此时跟会的人,不是为了吃什么用什么,而是在追寻一种记忆,重温过去的体验,想碰见的人也不一定能碰上。我从大家发到微信群的视频看到,迎春楼戏台前坐在小板凳上看戏的人还是很多,尽管多是老人和孩子,但不失当年的景象。台口一排站着看戏的多是十一二岁的孩子,看得相当认真,大约像当年的我一样,是想看清演员的眼睛和眉毛哩。

了凋谢的迹象。母亲说,花瓣越薄,越容易谢,室内温度越高,花也越容易谢。看着发蔫的花瓣,我有了些忧愁。果然是,花开忘忧,花谢生愁。

第五天中午,我决定把正在凋谢的剑兰都换掉,我不愿对着它们观看,怕自己越观越愁。换掉剑兰后,我的心情一下子好多了。

想想,岂止是花,人生亦是如此:有期待花开时的美好,有观花绽放时的喜悦,也有看花凋谢时的惆怅。如果不想生愁,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美好留下,把惆怅撤换掉。如此这般,便会少些纠结和忧郁,快乐得多。

吧!”卢氏死而复生后,找到了花子的骨骸,像安葬子女一样将它下葬,在梦里又见到花子前来道谢。后来卢氏果然又活了二十年,才寿终正寝。

故事虽简单,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卢氏的一念之善,为自己换回了延寿的报答,从中自然能看出“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因果论”在唐代社会中的影响之深。而花子从小动物化身为美人,也并没有太强的违和感,这很符合当时人们对宠物犬通人性、活泼可爱的普遍认知。

星期文库

唐传奇中的动物精怪之四

几个来回,一是挑选东西,二是想碰到熟人。一般来说,大家都会遇到平时难得一见的朋友。朋友见面没有城里人请客吃饭的仪式,来跟会的人大多是在鲁家庄村有亲戚,中午都有去处。没有亲戚的如果遇到熟人,就会相约买泡馍吃,临走自己埋单,不存在请吃还礼的套路。吃过肉,用手抹抹嘴上的油,互相分享一锅早烟或几根纸烟是常见的场景,聊上几句,各自走路,走时没有握手的习惯。

三月古会

孙江林

固定。在我的记忆中,这些摆摊做生意的,从来不曾因摊位红过脸。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熟人,往上数三代都能绕上亲戚关系。

在交易牲畜的骡马大市或猪羊集市上,经常看到几个老者用草帽捂着手沟通价格的情景,谈价格的多是中间人。双方都不说话,看着对方的脸,或瞪眼或摇头,或变换口型,像演哑剧,一旦沟通出结果,两人就都笑起来。卖主答应后,表情总是吃亏的样子,表示自家牲口

或家畜货真价实,价格实在是卖低了。中间人这时会说,“外亏把人吃不死,说起来坡上你姑家与老王家还是拐着弯的表亲呢。”

跟会对大人来说,主要是添置农具或生活用具。因为举办三月会时,通常都是阳历五月中旬,过不了一个月就得收麦子,镰夹刀片、扫帚木锨、簸箕筐篮,都是缺一不可的物件。

跟会的人,大都会买点食物解解馋,哪怕是吃碗醪糟。跟会的人在街道会走

过去农村平时真没地方去,我在20岁考上大学前,没见过火车。一次奶奶生病,我与父母用架子车拉奶奶到县医院看病。父亲和母亲带奶奶去看医生,我坐在架子车辕头上还偷偷数过从县医院门口经过的汽车,一共数了一百一十几辆。由此不难理解“跟会”对农村孩子的实际意义,那真是一年当中访亲探友、增长见识的重要时刻。

平时我随母亲到舅舅家玩,听到母亲对大姨和小姨

大年初一,我买了3支剑兰,喜滋滋地将它们插入花瓶中,静待花开。

第二天早上,我惊喜地发现已有几朵花尖率先撑开了苞叶。待到晚上,又有几朵花尖露了出来,而早上看到的那几朵变大了,露出了更多的身形,像朵喇叭花。

第三天上午,花尖都露了出来。先前的那些花朵已全部绽放,节节有花色,节节有色彩,错落有致。花开之快,出乎意料,母亲说,因为家中有暖气,室内如春,花就开得开得快。看着一朵朵半开、正开、正艳的花,我的心中充满了欣喜。

第四天晚上,花开始有

十字街头也有煞风景的一幕,车辆、行人偶有闯红灯者,自然给这道美丽的风景添了一把堵。如此一来,不仅自己不安全,也给别人造成了危险。

其实,人生也有许多十字街头。在人生的十字街头,更要一步一个脚印,看准方向,走得稳健。绿灯亮时,你尽可大胆地往前走。红灯亮时,一定要及时停下来,千万不要闯红灯,因为那样很危险。不少人就是因为“闯了红灯”,而栽在了人生的十字街头。

让我们在所有的十字街头,都留下人生最美的脚步,留下一道亮丽的风景。

十字街头

伍柳

人的行走姿态什么时候最美?可能有人会说,那一定是时装模特走T型台时。的确,那姿态是很美,但那毕竟是一种表演,不是日常生活。依我的感觉,在十字街头,人的行走姿态才是最美的。

十字街头,绿灯一亮,等候在街旁的人们便开始有秩序地行走。只要你注意观察,就会发现,此刻人们的脚步特别稳健,他们目光直视前方,认准方向就大步向前,决不东张西望,决不交头接耳。他们步调一致,足下生风。一支队伍过去了,另一支队伍又在整装待发了。他们真的成了十字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

阴阳畧隔 知恩图报

李潇

在唐代之前,古人熟悉的家犬主要是本土品种。《旧唐书》记载,武德七年,高昌王鞠文泰向朝廷进贡了一对名为“拂菻狗”的宠物犬,“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拂菻”即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这种身材短小的家犬可能是产自地中海区域的马耳他犬。

“白雪犹儿拂地行,惯眠红毯不曾惊”“绣帘前,美人睡,厅前狮子频频吠”……通常认为,唐人笔下深受贵妇

喜爱的宠物“猫子”,指的就是拂菻狗,诗文中对它多有歌咏。在唐代墓葬壁画和存世绘画作品中,可以看出猫子的特点:小巧的身体上覆盖长毛,造型灵动,经常跟随在女子或儿童身边玩耍。

相传唐玄宗有一次对弈将败,一旁观局的杨贵妃便放出康国猫子,让它跳上棋盘,将棋子踏乱,唐玄宗这才龙颜大悦。猫子的乖巧可见一斑。

牛僧孺《玄怪录》讲述了一则关于猫子的传奇,洛州刺史卢瑒的表姨卢氏有一只宠爱的猫子,取名“花子”,不幸走失后被人打死了。几个月后,卢氏去世,在冥间遇到一个姓李的判官告诉她:“夫常人,将会有人为您说项,让您

重获十二年阳寿。”

卢氏的魂魄在阴间的街道上游荡,忽然见到一位众多婢仆跟随的丽人,请她进入一座大宅休憩。丽人问她:“夫人认出我是谁了吗?”卢氏莫名其妙,对方告诉她:“我就是花子,现在做了李判官的妾室。为了感激您对我的照顾之情,我特意请您给您添加阳寿,但冥司只允许再加十二年,我打算改成二十年。”

过了一会,李判官回到家中,花子百般恳求更改卢氏的生死簿,李判官虽认为此事不易,但见她求情殷切,还是同意了。临别时,花子对卢氏说:“我生前的骨骸被扔在履信坊街北墙的粪土中,请夫人帮我收殓